

口述影像助盲人 共賞電影無障礙



由香港盲人輔導會主辦的口述影像電影欣賞會，反應十分踴躍。

坐在戲院中，一邊吃爆谷，一邊看電影，看男女主角間的生死纏綿，看拳拳到肉的武打場面，看風馳電掣的飆車技術，享受電影帶來的視覺享受。然而有一群人他們很少有機會看電影，不是不可以看，而是有心無力，因為他們看不到影像。失去畫面的電影，糊裡糊塗地聽着對白，仿如置身雲霧中，電影有甚麼趣味可言？幸好，香港盲人輔導會為他們補上「影像」，以「口述影像」的方式帶這群視障人士重溫電影歲月，感受《竊聽風雲2》危機處處的電影張力。筆者最近受邀與他們一同感受口述影像的威力，直擊無障礙接收影像的過程。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：香港盲人輔導會提供

對於香港人來說，口述影像是一個比較陌生的概念，影像有圖有畫面，如何能用言語說出影像？但口述影像正正是透過簡潔、生動、富想像力的語言，由口述影像員將影像傳達給視障人士，讓他們能對以影像為主的媒介如電影、電視及其他表演藝術有深入的了解。相對歐美國家而言，口述影像在香港並不普及，戲院沒有為視障人士而設的設施，坊間亦很少這類影片。

香港盲人輔導會工作人員Emily指出：「我在美國住了6年，口述影像在那裡很普遍，很多戲院附設耳機，在不打擾他人的情況下視障人士也享受看電影的趣味。美國奧巴馬選舉時，有十多個口述影像員作現場「轉播」，充分表現出對視障人士的重視。」如Emily所言，香港的口述影像發展並不成熟，香港盲人輔導會雖然在中心內多次舉辦口述影像導賞，一邊播放VCD，一邊口述影像，但卻是第一次走出社區，讓視障人士來到戲院「看」電影。

精彩絕倫的口述影像

甫踏入戲院，工作人員便叫筆者好好感受一下氣氛，燈光轉暗，口述影像員Gigi的聲音響起。熒幕轉換間，電影開始了。一幕幕影像迅速掠過眼前，Gigi

口述影像員Gigi 全程轉述影像。



的描述猶如「跑馬評論員」般快、狠、準，把握每一幕停留幾秒的時間，將場景詳細地交代，如在甚麼地方、具體的位置、有甚麼物件、人物的表情、行為等等，而這些描述不能與電影角色的對話重疊，所以要快。形容角色表情、行動的時候要夠狠，用詞要貼切，如大量運用四字詞語。地點、方位、建築物名稱要精準，如電影當中多次描述飛車場面，要將車的型號、顏色、速度、周遭的變化等交代得巨細無遺，這樣畫面才夠全面。筆者一邊看畫面一邊聽口述員的描述，驚歎於其流利的語言及敏銳的觀察力，捕捉了很多平時看電影不甚留意的細節。

技巧多多全方位兼顧

口述影像員有點像足球、賽馬評論員，他們要將球場、馬場的事情報道出來，口述員的功能亦相似，主要讓視障人士明白電影的內容，這個工作看似簡單，實則技巧很多。Gigi指出口述員要做很多準備工作，無數次翻看電影，要寫稿，在適當的時候插入，因為不能與電影對白重複，有時甚至集中看某一段內容，將之記下。為了配合電影的節奏，要調整自己說話的速度，如《竊聽風雲2》節奏明快，因此口述員的語速亦相對較快。Gigi坦言第一次在戲院口述影像時，感到壓力很大。

。「和平時在中心放VCD不同，戲院音響效果強烈，要調整自己的聲線，不然視障人士會聽不到。」口述影像在外國是一個專業，然而香港還未有充足的配套去執行，像Gigi這些只接受短期訓練的義工只能夠慢慢摸索，悟出當中的竅門。

「口述影像看似很獨立，但也要花時間和視障人士相處，用他們的角度去構圖。除了熟知電影內容外，更要多看書，因為描述要準確，如這齣電影與股票買賣相關，要對金融、股票有基本認識，而且詞彙運用要夠多元化，人有很多表情，『開心』、『生氣』這些形容詞並不足夠。語言運用要夠簡精，學會『偷時間』，有時或許描述會在影像出現之前便已脫口而出。另外，動力做好準備工作也很重要，如練習說話的節奏，在緊張的場面節奏快一點，抒情部分便慢一點。」Gigi說。

形象化的描述是口述影像是否成功的關鍵，其實除了娛樂之外，需要用上口述影像的場合有很多，如戲劇表演、電子版清明上河圖賞析、參觀建設等。「之前參觀立法會大樓的時候，為了讓視障人士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構圖，口述員說立法會頂端就像檸檬切了一半再倒轉一樣，形象化的描述令他們更容易勾勒出畫面。」Emily笑言。

給視障人士機會

視障人士欣賞完電影後興奮之情表露無遺，他們已經很久沒有踏入戲院，能夠和家人一起看電影確實難得。平常看一套節奏快的電影也感到疲倦，何況在電影以外加上口述員的聲音，一齣戲下來聲音完全無間斷，但視障人士卻感到很棒。

「我們是後天失明的，對於口述員提到汽車追逐的鏡頭，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出當時的畫面。口述員不會只說兩輛車在追逐，會說一輛法拉利與一輛爬

山車，這樣畫面會更清晰。而且口述員將每一個畫面都描述得很仔細，會說電腦在房間的右邊，將方位交代得很清楚，幫助我們去構圖。」其中一名視障人士表現得很躍躍。除了對電影本身的理解之外，視障人士透過口述影像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。「我們有一種被平等對待的感覺，因為有口述影像，我們得以無障礙地看電影，甚至能參與國際電影節。而且在戲院看最新的電影讓我有更強的社會投入感，能夠與朋友分享，能夠參與討論城中熱話，那種感覺很好。」

視障人士是社會的一分子，他們與平常人享有相同的權利，然而社會配套卻不足以使他們被平等對待。經過多年的教育、宣傳，人們不再以有色眼鏡看待視障人士，然而問題並沒有解決，因為關注他們的人依然很少。現時市面上將口述影像聲道加入電影影碟中的只有《唐山大地震》及《單身男女》，遠遠不如外國。口述影像不只可以幫助視障人士，更可以幫助年長者去理解影片內容。「老人家有時跟不上影像，字幕的字體很小，經常看不到，口述影像反而能幫助他們跟上影片的节奏。」視障人士表示。或許社會對弱勢人士的關心不夠，或許政府做得不夠多，但也不要忘記他們亦是社會的一分子，也努力投入社會，值得我們用心對待。



一眾視障人士重拾一邊吃爆谷一邊看電影的時光。

以影像紀錄歷史 重回辛亥革命現場

大道之行——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影像展

時間：即日起至10月4日

(9月24日及10月2日下午2時將有導賞團)

地點：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



劉香成教授。

「戰爭」、「革命」這些名詞彷彿離我們很遠，但卻是中國近年來最真實的寫照。十九世紀的中國，動盪不安，一個在風中飄搖的國度，承載一段又一段沉重的歷史。風雨過後，沒有人願意自揭傷疤，也無力面對昔日點滴。然而有人卻鍥而不捨地重溫過去，走過不同的國家，翻過一張又一張的照片，以影像重現1911年的真相，帶我們重回那段烽火歲月。原來，影像不只是影像，它蘊藏力量，可以撼動人心、衝擊視覺感官，教人們不敢輕易忘記過去，反要重新檢視歷史。

他深信影像紀錄歷史的力量，也相信影像帶來的震撼力不比文字低。他，是《壹玖壹壹》的主編，普立茲新聞攝影獎得獎人劉香成。1976年畢業後成為記者，他一直以影像紀錄時代，從攝影師變成策展人，他與歷史結下不解緣。

新聞是歷史的草稿

新聞與歷史，風馬牛不相及，何以一個新聞工作者會與歷史扯上關係？記者一直站在事件最前線，用鏡頭拍下所有蛛絲馬跡，以照片紀錄真相。「如果你離現場遠，拍下的照片便不夠力量。」劉香成如是說。新聞工作者有一份使命感，因為站得前，看得比別人清楚，所以更應具備清晰的頭腦，將最深刻的事情記錄下來。記者有分文字記者與圖片記者，劉香成屬於後者，經常被人質疑其看到的與拍下的是否「真實」。「文字記者與圖片記者雖然在報道事件的時候站在不同的位置，但其實兩者有一個共同點，便是思考眼前的事。文字記者思考如何用文字去表達事件，而圖片記者亦要思考甚麼時候按下快門，不然圖片便會失去深度，難以留下來，因



展覽圖片之一：南北議和會議，上海，1919年2月20日，亞細亞照相館攝。

此圖片記者與文字記者地位相等，看的書、累積的知識也不比他們少。」要拍好下的照片並不簡單，作為攝影師，要對自己的作品負責。「新聞是歷史的草稿，新聞經記者述說、編輯整理後被報道，大眾接收到訊息時事件已成為歷史。」劉香成並非新聞走向歷史，因為兩者不在同一個點上，不能區分開來，這也可以解釋他何以對大時代、大事件特別感興趣。從紀錄毛澤東去世後的中國、蘇聯事件、北京奧運、上海世博至今日策劃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影展，是他對歷史事件的反思，也是其記者生涯的回顧。

來自世界各地的圖片

1997年，劉香成回北京後一直關注中國的發展。北京奧運、上海世博是中國起飛的標誌，但大部分中國人對新中國所走過的路卻不甚了解，其面對歷史的態度亦不夠全面，因此人們回顧近百年歷史時只有「百年滄桑」或「百年恥辱」的片面感覺。劉香成收集圖片、策劃影展是希望國人反思這段「集體回憶」，喚起人們對歷史的尊重。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，正好給他一個遠離個人攝影的機會，讓他去到不同的地方，了解影像在不同國家的流傳情況。

以影像描述歷史，中間的過程很艱鉅。「從北京去台北，再到日本、美國、英國、法國，每去一個地方之前，我會先叫助手去那裡做研究工作，然後再去各原作，研究怎麼將圖片復印出來。」劉香成坦言與各國博物館的來往猶如外交談判，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體制，他在倫敦便遇上挫折，與博物館人員接觸多次，但他們總是不肯拿出圖片來，因為他們與國家圖書館合作，不

方便將圖片拿給他看。諸如此類的情況很多，因此，最後他看到圖片的時候印象特別深刻。反而在南京、台北他通常只遇到兩種情況，一是圖片不存在，二是圖片的整理沒有系統。「我在台北整理圖片，要將圖片一張張調出來，然後填表。有些圖片沒有文字紀錄，根本不知道當時發生了甚麼事，只好慢慢整理。」取得圖片後還有一連串幕後工作，要修復被刮花的圖片，調整影像的黑白對比等。最後劉香成從世界各地搜集了900張圖片，其中300張收入《壹玖壹壹——從鴉片戰爭到軍閥混戰的百年影像史》一書中，120張用作展覽，在香港及十個內地城市巡迴展覽。

重現歷史的意義

在外國，可以接觸中國歷史的渠道很少，如殖民主義、西方社會雖然會反省、交待這段歷史，但很多話題都無法深入探討，中國人更要知道這段歷史，因為這是國人的「集體回憶」，因此透過展覽、書籍，可以讓東方的人更了解1911年所發生的事。人們或許會質疑影像歷史的意義，但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特色，這些從不同人手中拍下的圖片可以幫助人們去描述一個時代，每想起一個時代腦海便浮現出該時代的印象，這是文字做不到的。此外，圖片影像亦可幫助我們去反思歷史的重要性。劉香成最後不忘提醒國人：「中國作為一個文明的國家，有撼動世界的力量，今後將會面對不同的挑戰，一個文明去對抗另一個文明的關鍵在於其怎麼對待自己的歷史，如果連自己的文化、歷史都不尊重的話，又怎能折服別人？」

文：蘇萊